

绣像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東度記



清溪道人 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下
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東 坡 記

下



清溪道人著

黑龙江出版集团
黑龙江美术出版社

引记：

世间好事岂难成，只把良心道义明。
兄爱弟恭家业盛，民安物阜长官清。
妻贤夫祸何由起，子孝亲心自顺平。
遗子一经休逞富，何愁后代不簪缨。

第五十一回

阿诺享现成财产 大神送麒麟佳儿

话说尼总持听得李大老被劫之日于静定之初，依仙宫之言，乃念了一声梵语，忽然光中现出一宗文卷，到他目里看了，便知盗劫金宝，终还了他祖先占夺之族。此乃对症药石。这果报根因，毫厘不差。若不是原归了他这种根因，便还有鼠精雁怪之报。所以尼总持见了诛心册籍，便有这诛心之论。李老解救后患，全在于此。却是什么对症药石？且说这盗，乃是村沙中那几个豪侠恶少。只因李阿诺良善贫苦，屡求李老助济，李老坚执不肯，又且盘算生利克众成家，亲友憎嫌，奴仆埋怨，故此起了这番劫掠。几个恶少得了金宝不分，乃托了一个豪侠，把这金宝逃出远村，买田治地，立起一个家私。约有数月，豪侠乃设备酒席，邀请田邻地友，坐间说道：“小子原系某村沙人，弟兄两个，共承父遗田产，金宝相等。某弟在家守着田产，小子携得金宝，出外经营。想起经营，不如治产，故此治了这些薄业在此。原与我弟相约，轮流彼此，互更管理。今小子在此数月，想弟尚无妻室，株守家园，不知外方风景。我意欲与田邻地友结一婚姻，若有女未适人者，愿将舍弟送为门婿。这治的田庄，料可供以资生。”当时田邻中就有一人道：“小子家有一女，一向未婚，今已二十五岁，不知令弟可配得？”豪侠道：“舍弟三十之年，正宜匹配，当烦地友为媒，聘定五体俱备。”豪侠又招得奴仆几人，俱各分付停当，乃回乡村，把这事情尽与旧伙说知，却到李阿诺家来。

只见阿诺困守在家，毫无怨族之言。豪侠乃说道：“足下困苦至此，何不在外投托人家做个门婿，以过日子？”阿诺笑道：“小子家无立锥，囊无半厘，谁家赘我？”豪侠道：“小子正为此事来讲。我见足下少年老成，谦厚守分，今有远村一个富户，有一女长成，意欲招赘个老成女婿，尽有些陪嫁妆奁，已荐了足下。若是足下肯成这个亲事，小子便是个媒人。”阿诺笑

道：“可知甚好，只恐无此事理。”豪侠道：“我已说明而来，只要择个良辰，足下辞了亲邻，不必说去为婿，只说出外谋求些生理。”

阿诺大喜信实，便择日辞别亲邻，说：“在家没些道路，今且出外谋些生理。”亲邻听了，也有笑的，说道：“一个贫汉，性又愚拙，求甚生理？”也有信的，说道：“贫守在家，到不如出外寻个头路。”可叹人情薄恶，若是个富贵人出外，送行馈赆的亲邻也不知多少，一个贫汉出外，问也没一个人问，礼也没一个人礼。这阿诺随身打扮，行李那有半分？都是豪侠与他治备，并无一人知道，悄悄离了家门，来到十里林中。只见一个村乡酒肆，酒帘高挂，豪侠看那酒肆：

冷清清竹篱茅舍，静僻僻村店酒家。客不来，主不辨，犬也不吠；烟不出，火不入，肴也无些。但只见四座空闲，尘灰满案。当垆闲坐，与酒保叙话磕牙。

豪侠见酒肆静悄无人，乃邀阿诺到得屋内，坐在个空闲座上。叫了半日，酩了一壶不冷不热酒来，铺上两碟隔年经岁的小菜。豪侠岂是不去高楼美馆，只因静僻，好与阿诺说这一番情话。二人坐下，豪侠乃酩了一杯淡酒，悄悄的说道：“阿诺足下，事不说明，你却怎知。今我约你出外，只因你族李老刻薄。我辈久闻他祖上与你祖分析家产，倚强占夺，今他积有富饶，你独贫困。闻知你屡屡求助，他分毫不肯，因此我等起了一个义举，凑了几贯钱钞，托我小子在外，一则经营些利钞，一则择便益田产，治办些家私。今在远村又行了聘，定一个女子与足下，成一房妻室。如今你到那里，只说是我兄弟，一向受分田产，在家管理，原约半载与我更番掌管。”李阿诺听了这话，宛如醉梦，想道：“向来也如此，一班豪侠少年，义气结纳，救人之急，济人之难。但我何人，有何才艺，他们相待如此！”只得满口应承道：“承君周爱至此，有何德能，敢当其爱？”当下二人还了酒钞，直到村间，果然亲邻来接，奴仆欢迎。豪侠把田产文契、钱钞帐目，一一交与阿诺，又叫奴仆见了二主人。只见吉日，村邻抬了个女儿，过门与阿诺成亲。

三朝毕日，豪侠辞去，阿诺只得备办酒席饯行，远送几里。阿诺终是心疑，看着豪侠说道：“某自揣度，与兄长何缘何德，当此厚爱？然心窃疑，实不自安。或者兄长有甚见托死生之处，愿兄长明言，不然使小子终身不得明白。”豪侠听了，怒色起来，道：“现成家私、妻室、仆从都让了你，又没甚生死相托，只为你家有不义宗族，叫你这良善受屈吃贫，故做此一番事情。你疑的也是，无因而至。匹夫仗剑，我实与你说罢，只要你谨慎受用。”乃于袖中取出一个封袋儿，内有一简帖，叫阿诺回家自看。当时两相分袂而别。阿诺那里等的回家拆封，随望豪侠去远，乃于静树林中拆开封袋，乃是一帖，上有四句五言说道：

义气为伊发，金费有自来。

臭名甘柳跖，总是族家财。

阿诺看了，惊汗浹背，道：“呀！原来族老被劫，乃是这一伙恶少。虽然你是义气豪侠做出来，你那里知蹈了国法不赦之条，陷了贫人不义之罪，此事如何做得！我如今欲首出，则伤了义气之人；欲安受，则恐惹出滔天之祸；欲逃而弃去，又坑了人家女子，带累奴仆受伤。”千思万想，到了家中，坐卧也不安，无可奈何，只得暂享现成财产。此便是李大老对症药石。却又怪李老非中心悦而诚服，把金宝助济贫族，却是豪侠辈劫夺出来的。他这一种怨恨心，终是那鼠啮猫脰报应，在那奴仆欺弱主。后来李老物故，三子幼而受仆欺，仆欺主而报应又最大。此在祖师离庵东行之后也，按下不题。

且说牝鸡阴畜也，雄鸡阳畜也。雄鸡半夜子时，阴气消，阳气发生，就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以类相感，故此公鸡于阳生啼鸣。岂有公鸡不叫，母鸡早鸣？人家母鸡晚啼早叫，智者就指为阴气太盛，主阴人旺相。不知的便把他为作怪，杀而食之。还有公鸡生类母鸡，一时啼鸣，人不能知也，疑而杀之。可叹鸡虽笼中物，凭人宰杀，只是偶以生相，适遇必然之叫，遂遭刀釜。仁人也当存一个不忍之心，造一时活生之福。

却说这海潮庵后，有一个人姓张名朵，娶了一个妻室，唤做花娘。夫妻两个耕种为生，侍奉一个继母。张朵到也孝顺，每每继母要衣要食，张朵一一奉承。

这花娘虽是面奉，心里却有几分不悦。一日，继母要一件衣穿，张朵一时钱钞不便，口虽应，却迟了数日。继母便怪怒起来，恶言恶语咒骂他夫妻两个。张朵听知，忙忙双膝跪在母前，说道：“儿知母要衣，岂敢不买？只因连日手内无钞，故此迟延了几日。自知不孝之罪，愿母明明杖责，以消了嗔怒之气。我想父去母存，守一日之节，即靠子一日之养。老人家，使你气恼在胸，儿罪怎解也？”继母见了，冷笑道：“你是肯买的，只是听了花娘言语，故此迟延。”张朵答道：“并无听信花娘等情。”只这一句答应，便把那孝道减了几分。当时张朵只该听母要衣，便去买做；一时无钞，明告之母。只待母怒骂之时，方才跪禀，且母怨媳言，平日也该察妻不孝处，轻则禀母责罚，重则割恩离异，岂有为妻回护之理？只因这一回护，就见其平日虽是不听，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处。姑媳少有闲言“古怪，古怪”，家道偏生不济。迟了几日，衣服虽买了布帛，做就奉母，只是母心终是不悦。

一日，张朵见耕种艰难，日食窘乏，这花娘咕咕啾啾，怨贫道苦，张朵心焦。一日，听得空屋中有人说话，张朵疑有贼人，急走去看，只见两个黑影子似人形，闪烁不见，遂疑惑，怀着鬼胎，乃与母计议，迁移到个南北交

通的地方，安歇往来客商。这个生意，也只淡薄度日。但说人家亲母见子淡薄，便百凡省俭，便是忍饥受饿，也无怨言。就是有一等恶狠的亲娘，好吃好穿的妇人，见亲生子媳艰难，也存个哀怜之意。只有这继母，他既与子媳隔着一个肚皮，便就有三分异念。有一等贤德的，不好穿吃，存心仁厚念后夫之子即系亲生，更加疼热。不幸寡居，便随着子媳浓淡度活。却有一等不贤的，不是又思别嫁，便是勒掯子媳，将没作有，吵邻诟舍。世间男子汉，或中年，或老年，既有子媳，不幸丧了妻室，只当忍守鳏居，万万不可再续继室。这继妻便是贤，能有几个两相谐老？或是生了子女，他便有前妻后妻，亲疏相待。或是丧了一个，又嫁一个，空惹了一场笑话，留与儿女们牵个头转。且是这不守夫节的妇人，丧了丈夫，便听信媒婆，晚嫁一个后夫。宁有几个好男子汉，家私丰盛，人物情性过似前夫，得终身倚靠？有一等最苦的事，也是他不死守妇道，要去嫁人。说起这苦，有几句：

真可笑，妇人不知守节操。丧了前夫嫁后夫，几般苦恼向谁告？非亲儿，几人孝？不贤媳妇情偏拗。奴仆都是先进门，能有几个听使叫？有私囊，多宝钞，大大小小还欢乐。若是无依投托人，妆奁衣饰没一套。伸手缩脚腼面羞，再加后夫无才貌。进门两日过三朝，哭又难哭笑难笑。亲戚邻舍背后谈，津津话苦这再醮。

却说张朵继母也只因丧了前夫，晚嫁张朵之父，不幸又丧，靠着张朵，虽然贤孝，无乃媳妇性悍，张朵不能钤制，过恶虽是妇人，罪却坐于家主。一日炎天，母思冰水，张朵虔心向山后一座小神庙前一个清水池中，取水供母。适遇着小神在庙，检察这一坊的善恶人户。有鬼判进卷文册，小神展册一一看阅，注着张朵孝母，只不该纵容悍妇，与他回护欺母。

看了这卷，欲要奖赏他孝，却又有这一宗过失；欲要加罚于他，却又难没了这孝。正向鬼判踌躇，只听得空中鼓乐，又见彩幡迎送麒麟佳儿。小神飞步到空，一则看是何神，以便迎接；一则探听，送子何处去的。小神抬头一望，乃是送生大神，便问：“上神，送麒麟佳儿何家何人？”大神道：

“今有下方三义港中一个义妇，立心忠节。”大神说道：“这三义港有个元乡尊，只因六十尚未生子，娶了三五宠妾，个个不育。这元老因见年衰，多娶人家女妇在身，终是他都有个出头的日子，却叫他守着个老汉，虽然衣帛珍馐，未必不抱着少年情性，恐他动这心思，一时难过。乃乘闲暇，大小都在面前，乡老乃发一句说话，道：‘你众妾，我当初只为未生子，今年娶一人，明岁娶一人，不意数年来，娶了你们几个，却日久俱各不育，女儿也不孕一个。我想你们青春年少，终日陪伴着我老汉，终有个出头日子。不如乘我尚在，检点些妆奁，嫁个人家，一夫一妻，也免得后来忙蹙蹙寻觅头路。’当时众妾个个不语，也有心内喜的，巴不得当晚就出门；也有想才貌

如那个那个的，暗想道：‘嫁这样的就好了。’也有思量的，道：‘便嫁个穷汉，也是一对夫妻，胜似而今丰衣足食，穿绫着锦。’众虽不语，却便个个动心。只有一个小妾，名叫着赛莲，他这女子情性夙纯，每常在众妾之中，不争宠，不妒人，敬嫡爱婢，等闲也不出闺阁。他听了元乡老这一句话，便悲哀情切。回到房中，不通婢女们知，点一炷香，望空拜了几拜，说道：‘我也是生来一个女流，不幸父母贫寒，把我卖与人家做妾。既已做妾，就是个老汉丈夫，也是随他一场，如何又去嫁人，只愿得老丈夫寿算绵长，纵有差池，决无改嫁之理。’说罢，袖中拿出一把剪子来。”却是何用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二回

悍妇凌夫遭鬼打 道人惩恶变驴骑

小庙神听了道：“大神，这妾妇拿出剪刀何用？”大神道：“可爱他立志坚白，他把剪子剪下些头发来，说道：‘立誓不去嫁人。’却有巡日神将见知，传禀到吾，想这元老本不该有子，只因他存了这嫁妾好心，便赐他一子。却又可敬这妾妇更贤，以此送个麒麟佳儿与他，使元老喜他有子。改嫁了众妾，此妾将来守志节操，与他个好子光荣。”小庙神听了道：“原来大神为善人送子。今家庙中一个善人，为母到池取水。只是此人畏妻悍，不能钤制。但妇人有罪，坐于夫主。况此人虽孝可嘉，而畏妇当罚。小神正在庙中论他功过，大神当何以裁定？”大神道：“吾司送子，此事自有监察神司较量。”说罢，鼓乐彩幡，竟自前去。

小庙神正思功过、赏罚之条，却有两位专罚、纪恶二神，在云端里巡游，听了这话，也不问其缘故，直到下方，径入张朵家内。恰遇着张朵取得池中清水归来，花娘迎门接了池水，自己先骨都都吃了两碗。婆婆在内叫水，花娘慢答迟走，方才送了一碗入屋。这纪恶神见了，怒从心上起；那专罚神看见，恶向胆边生。他也不察个原来头项，只向纪恶神说道：“罪坐夫主。”随唤风妖怪：“把张朵一交跌到，取他的病卷来照。”说罢，二神飞空去了。

只见张朵正在店中支应往来客商，忽然一交跌到，手足登时拘挛。众人扶救不得，花娘只得背入卧房。亲邻来看，只见张朵口、耳、鼻、舌俱如平常，只是一身不能动履，仰卧在床，只叫满身疼痛。花娘无计，只得自行管

理店事，眼见婆婆受他埋怨，丈夫受不起他咕哝。张朵病瘫不题。

却说小庙之神，到庙中问鬼判：“取水的孝子，怕妇的丈夫，如何处治？”鬼判道：“闻见专罚、纪恶二神处治他了。”小庙神又问道：“如何处治？”鬼判却说了一曲《西江月》道：

本是顺亲孝子，只因回护妻房。妇人坐罪丈夫当，得患风瘫床上。

小庙神听了，随改他这曲，说道：

本是妇人不孝，谁人造罪谁当。吾今监管这村乡，且救善夫灾障。

鬼判听了道：“庙主何法去救？”庙神道：“纪恶、专罚所行，吾神力小，不能擅自更改解救，须是为他另寻个大力量神司，与这张朵消释灾病。”

正说间，只见一个僧人行路渴倦，到这庙内避暑，身边挂着个椰瓢，到那池中取水吃了，曲肱而卧在庙间。庙间看那僧人：

光着头，赤了足，身上横披布一幅。腰间椰子一瓢儿，手内戒尺两根木。耸肩头，坦肚腹，怕日避炎躲庙屋。两眼看看清水池，饱饮几瓢到身宿。

庙神看那僧人，也不拜神，也不念佛，想是腹饥没斋，将池水来充腹。不然就是行路，炎天口渴力倦，吃了几瓢池水，到在地下就打鼾呼。庙神向鬼判笑道：“这等一个和尚，若说他是个有道行的高僧，他当此暑热炎天，不在名山僻洞养性修行，便在那古寺上刹看经念佛。他热汗淋淋，奔走道路何为？若说他为抛离家乡，远行访道，既已披剃为僧，难道不学些经典？便是无人静僻之处，也该捻土焚香，念几声佛号。想必是个游食游方，少传授、没度牒的，初入禅门，只知没人处冷静小庙，便放肆到卧。若有破戒的等因，他便悄然独做。那里知虚空有监察，小庙有神灵，看着你分毫不爽。”鬼判听得，乃近僧身，上下一搜检明白，并无些七情六欲，那里有五鬼三尸，浑浑厚厚，真真诚诚，一个光头和尚。这和尚睡到那熟处，庙神只见他眼闭处一窍开来，方寸心间现出一位阿罗老祖。只见那老祖：

发带削而不削，须似留而非留。赤色禅衣半搭而不披，青棕草履双提而懒着。庄严宛似弥陀，色相浑如罗汉。

庙神与鬼判见了，忙合掌称扬道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原来这僧人，是一位真诚向西方求谒佛祖志心的和尚。你看梦寐之间真心发现，乃是一意在这老祖身上思想，便就呈露出这一尊庄严色相，可敬，可敬！”鬼判道：“若是世上愚昧之人，心专在一宗事，或注念一人，可呈露出来么？”庙神道：“古圣先贤梦寐，自然与此一理。若是愚昧之人，意在凶恶，念在奸淫，

那梦寐之中呈露出来，人自不知，我等监察巡游神司，决然明见。你可知道，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，那里是神目来看你亏心，是你恶因祸本先露出来了。”鬼判听了说道：“不差，不差。看来这个僧人到也力量不小。庙主要救那张朵，可用的着这僧。”庙神道：“你不说，我到也无策。看这僧人，不知可会行医用药，或是口齿利便，会讲能谈，医的那张朵病好，说的那悍妇回心。且待他醒来，我等明使暗助，若有可施神力处，各显个神通。”鬼判领诺。

正说间，只见一个妇人提着一个水桶，来池中取水。那僧人醒来，见了妇人，便问道：“女善人，我和尚远来饥渴，渴已吃了池水。只是饥无可救，望女善人有斋吃化一餐。”妇人道：“有的是饭，但凭你吃。”说了提着桶水，一直去了。这僧人便随后跟去。庙神与鬼判也随着。到得妇人店中，只听得张朵卧在床上要水吃。妇人狠狠的说道：“要吃自去取！”张朵道：“大嫂，我若起的来、走的动，那要你取水？我便也罢，只是婆婆也行走不的，送碗与他吃。”妇人那里答，但问长老：“要吃多少饭？我这店里是卖饭人家，若是长老要吃，多少让你些罢了。”那僧人只叫拿来吃。

妇人忙摆下素菜，盛了米饭。和尚一连吃了十数碗，便起身叫声：“女善人，谢斋了。”妇人听了道：“我卖饭店家，又不斋僧，怎与你白吃？”和尚道：“僧家一路化斋，那里有半文钱钞？若是女善人不肯，待我到海潮庵参谒了祖师，化几文钞来还你。”妇人那里肯，便夺了僧人戒尺，道：“把这家火值当在此，待你有钞来赎罢。”僧人却不肯。妇人又嚷叫。那张朵在床上听得，叫：“大嫂，若是僧家无钞，便作斋他，莫要留他物件。”花娘听得，怒骂道：“瘫汉！卖饭人家，若是斋僧，连本都折了。”张朵听了，也骂道：“丑妇不知事，此长老想是一时无钞，谁叫你请他来家？”花娘被张朵骂起性子，就把戒尺进房去打。小庙神与鬼判忙附在两根戒尺上，只见花娘恶狠狠的把戒尺去打丈夫。却也古怪，那戒尺打到丈夫身上，打处血脉便活，打一下好一下。打了十来下，张朵那里瘫了？便跳起床来，夺过花娘手里戒尺，反打妇人。打一下，疼一处，打了十余下，花娘倒在床上，口里虽哼着骂着，身子却动不得，如瘫一般。这却是神差鬼使。这张朵喜喜欢欢，走出房来，见了僧人，把戒尺还了他，便深深下拜，口里只叫“佛菩萨”。那僧人只道是店主出房，还了他戒尺，斋了他一饭，那里知张朵瘫痪在床，被戒尺打好了，谢了一声，昂昂走去。这村邻左右见了，都说张朵孝子，花娘悍妇，有此一宗报应怪事。张朵继母见子病好，也得出屋门。

邻人遂把这奇事，传闻了张大老，乃张朵宗族，故此张大老在庵中说出来。恰好那僧人执着戒尺，在庵中随众功课，闻得张老说出这一段情节，微微笑容。尼总持既奉祖师教旨，叫他开度有情，他便于静中念动梵语，那诛

心册现在他目中，已知这戒尺打妇，显是鬼神默助，附在木上，总持知这根因。只见众僧功课，戒尺敲击，其声更响。总持乃高叫一偈，说道：

纲常既已扶，而除悍妇毒。

想是为闻经，仍附戒尺木。

尼总持说偈罢，那小庙神判欢喜，离了戒尺而去。尼师乃向张大老说道：“张朵家室，可语他孝姑顺夫，忏悔小庙之神，其灾可解。”张大老依言，传与张朵。花娘自想道：“我把和尚戒尺打丈夫，怎么打好了瘫痪？事已古怪跷蹊，却又被丈夫打瘫了，更又跷蹊古怪。多是我逆了天理，神鬼不容。今闻的圣僧传来，叫我悔从前之过，救已后残生，敢不听信？”乃乞求张朵到庙中许愿，自己吃斋念佛，三五日间，其病即愈。故此海潮庵中，久留着祖师师徒。这远近善信闻风，烧香求度，人人都有跷蹊之事，家家不无古怪之因，来问来谈，总是不明纲常道理所招，失了正大光明所致。

祖师师徒既发慈悲，只得开度，按下不题。且说离南印度国百余里，有座圆陀村。这村广阔人众，行善作恶的浑杂其中。地界有个东里社、西里社，相隔不十余门户。这东社有一人，姓古名直，为人慈善存心，礼义待众。生有两子，俱仿佛其父，日以耕种为业。西社有一人，姓禁名希，为人谲诈不情，奸狡多陋。亦生有二子，与父无异，也以耕种资生。这古直与禁希年皆半百，田间无事，便相约了到那酒肆中吃一壶薄酒，叙几句闲话。古直句句只说的是父祖遗下这两亩薄土，靠天收得几斛粮食，量入为出，不敢过费。若省俭得些儿，便防旱涝。无事时，教诲这两个儿男，叫他存心良善，弟兄相和，保守这几亩产业，不失了宗祖遗留。某日，长子多饮了几杯酒，便责怪他纵酒不改，家业终必不保。某日，次子日高三丈也不起床，便嗔骂他懒惰不勤，田亩必然荒芜。有个女儿，也教他母莫放闲了他，女工针指宜习，锅头灶脑当知，嫁到人家，免使公婆妯娌笑骂父母。“禁希老兄，便是小子日食三顿茶饭，只是感天地神明。村乡中似我与兄的，宁有几家！如东邻某人，家无隔宿之粮，西邻某人，又多灾殃病苦；南边某人家，欠少官租；北边某人家，挂累私债。往前比去，百分不如富贵的；往后看来，九家不如我的。真是靠天，但须守分。”这禁希一面听着，胡口乱应，一面想着要讲他的事情。听了古直说的，只道“正是，正是”，却便讲他的衷肠。说的是张家男子做贼，李家女妇偷人，那个姻亲三代世官，那个朋友万金产业。赚的那个钱财，真也是托天手段；占的那家便宜，却也是迈众才能。居家无事，教大的个偷天换日的本事，叫第二个腾云驾雾的神通。“古老哥，你说靠天，我说还是靠人。”

两个正讲，只见一个游方的道人走近前来。他两个睁睛看那道人：

拂尘挥在手，葫芦系垂腰。

口中谈道话，只叫善为高。

禁希见了，便问道：“道人，你叫善为高，却是甚么善？”道人答道：“莫作恶。”禁希笑道：“怎么莫作恶？”道人答道：“只行善。”禁希道：“浑话，浑话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如何是浑话？小道在这店中，听二位讲谈已久，只据你谈讲的，便分了个善恶。一位说靠天，一位说靠人。靠天的果是善，靠人的便是恶。”禁希听得，便说道：“靠人是我说的，怎么是恶？”道人道：“你靠的人却是谁？”禁希道：“便是我。我想世间功名富贵，须要我去做。我去做，功名富贵可得；我不去做，便不得，这却不是靠人？难道人不去做，靠天送来与你？”道人道：“靠人做有两般。若是一般本分做去，叫做人定胜天。那里是人胜天？便是天随人愿。若是不依本分，胡为乱做，这就是恶了。我方才听这位老善人说靠天，句句是善；听得老善信句句说的，若是这般靠人，只恐难靠，难靠。”禁希听了大怒起来，骂道：“那里游食，何处野道！化钱只化钱，乞钞只乞钞，说甚么善恶，讲甚么人天！快走快走！”千野道，万游食，把个道人骂的动了火性，把那拂尘一挥，顷刻禁希手足变了四只驴蹄。禁希不觉，口犹恶骂。

众吃酒客与古直见了，大惊起来。店主听闻，也进来看。顷刻，禁希头面身体，俱变成驴子，下得席来，大作驴鸣。只见道人笑呵呵的，说道：“你骂，你骂。”那驴子抿耳攢蹄，将蹄子来踢那看的众客。此时众客惊惧，齐齐跪在地下，叫道：“神仙，下愚之人不识真仙，冒犯得罪，望乞赦宥了他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吾岂设弄幻法迷惑众位，把一个具五体、配三才、堂堂男子汉叫他变了畜类？据他与古善人一席之言，明明设奸弄诡，欺善害良，恃己才能，夺人便益。小道与他明明变个驴子，强是幽冥报应，叫他转世入了六道畜生。”说罢，叫店主家：“可有鞍辔，取一副来。”众人只是哀求，店主人也不肯去取鞍辔。道人道：“众善人，若是要小道饶他，须是取一副鞍辔来，到救了他；若是没有鞍辔，再迟一时，便难救了。”

店主听得，忙去取了一副鞍辔。道人把鞍辔背上，牵出店门，跳上驴鞍，一直飞骑去了。古直与众人赶去，又传与禁希二子，似信非信，见古直说了，便也赶去。这道人骑着驴子，不赶不走，慢慢的行；越赶越走，如飞的去。却是如何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三回

数珠子两敌丸丹 舒乡尊四知前世

却说人家妇女有恶，罪在夫男。若是夫男有过，妇女也能救解。这禁希父子皆奸狡，却有一个妻室贤惠，平日见禁希非法，苦口劝他。耐奈丈夫不听；又戒叱二子，也不依顺。他却在家吃素念佛。这一日正与古直婆子叙说：“你家当家的，为人慈善，儿子也好。若似我的丈夫，却也不顾个天理，只要夺人便宜。”古婆子道：“正是，外人也议论禁伯伯不是。”禁妻道：“议论还是好的，还有人骂说这变驴变马的。”正说，只见村人来说禁希变了驴子，被道人骑去。禁妻听了，便往大路上赶来，却好二子与众人齐赶，他妇人家信实，便望着道人，叫声：“佛爷爷，饶了丈夫罢。”一边叫，一边赶。那道人听见妇人哀怜，其声却善，乃回头一看，只见西边来了一个和尚，一手扯住驴辔，口里叫道：“师兄，事便是件善恶，只是于情太忍，于法太苛。不看僧面看佛面，饶了他罢。”那驴子被和尚扯住，众人就赶上了。众却不看道人，但看那和尚：

光溜溜头无一发，赤坦坦腹大半垂。

面辉辉有如满月，貌堂堂像似阿弥。

这和尚扯着驴子，只叫：“饶了这业障罢。”道人那里肯依？但叫：“僧人，此处不是你慈悲的。”这禁希虽变了驴子，他口里说不出，眼里却认得，心里又明白，晓得村间众人、朋友妻子。诉冤不出，诉苦不能，两眼落下泪来，一身也做不得主。他方才怕的是道人，怕他鞭敲捶痛；认的是和尚，听他方便求饶。和尚再三叫：“道真，为何这等发怒？想是冒犯你罪重。出家人也该发个慈悲，恕他下愚无知之罪。”道人道：“他犯我罪轻，不善业重。虽然触了我不赦之条，却也是他自作自受。”和尚听了，乃扶着驴鞍道：“孽障，你尚有人心否？你尚记往日所为否？你尚认得你妻子否？”和尚问一件，驴子点一点头。和尚叹道：“可怜，可怜。你既有人心，两眼看着世法，只是说不出，真个是哑口众生，当面见你妻子不能言，妻子又不知你心间事，这苦实痛。想你平日奸狡，遂了心意的快活，怎知有这等的苦恼？”道人听着和尚嗟叹，笑道：“禅师，你只知他现世现报，还有妻子朋友在面前看着他。若是作恶，入了轮转六道，那时凄凄独自，并无一个妻子亲朋晓得，这苦恼又向谁说？”和尚听了这一句，便掩面悲惨，说

道：“红尘扰攘，不能必无瞒心昧己恶业；地府幽冥，岂无轮回报应恶趣？只恐作业者多，变畜者众，动了仁人不忍，怎能够世上人心恪守纲常伦理，遵行大道光明，不入邪慝，都证菩提智慧？”和尚一面嗟叹，一面求饶。道人只是怒气不解。和尚无计，只得把数珠子取下一颗，叫一声“变”，顷刻变了一粒舍利子，叫声：“禁希快吞！”那驴子忙把那粒舍利吞下，忽然转过原身，把鞍辔卸在地埃，依旧一个禁希在前。

古直与众人惊喜，妻子忙扯着禁希回去。这禁希如醉如痴的，随着众人走去。只见道人笑了一声道：“长老慈悲，固是你德。恶人犯我，其实难饶。你有神通，偏我没有？”乃把葫芦提在手中，取出一丸丹药，叫一声“变”，却变了一个黄巾力士，腾空而去。那禁希被妻子正扯着衣袖前行，只见空中一个黄巾力士来到众人面前。但见：

头戴黄巾勇士飘，身穿锦甲束红绦。

手中铁索牢拴扣，单向希身颈项抛。

却说和尚见道人把丸丹药变个力士，他把慧眼遥观，就知此情，随把数珠子又解下一颗，望空抛去。只见数珠子假变了个禁希，与那力士锁去，拖到道人面前。道人见了笑道：“这和尚苦苦要救他，明明是纵人之恶。你既发方便之心，何不度化他改恶从善，也不劳费我等道力。这如今便使尽了一百单八颗念头，也敌不尽我这葫芦内丹药。”乃又取了一丸丹药，叫声“变”，却变了一只金钱豹，凶狠狠赶上禁希众人。众人见了恶豹如虎，大家慌惧逃躲，却丢下禁希，尚醉梦痴痴，被那豹一口衔将去，却放在林中。道人走到林子内，把拂尘一挥，只见禁希忽然变了一个肥猪。

众人与妻子见豹又衔了禁希去，哭哀哀走出来寻，不知禁希又变了一个猪。却是一村户人家叫屠户宰杀的，挣脱刀杖，跑到林子里来，却被道人的豹吓走远去。村人不知，见了禁希这变的猪，便索去要杀。禁希此时更苦，真真是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乃自想道：“平日只见屠户宰猪缚在案上，凶狠狠白刃手中拿，气喘喘赤血孔内淌。徒有惊邻喊救之声，那里动人怜悯之意。”禁希正在那案上，听那屠户口叫“烧汤”，举眼不见妻子，说又不出，两眼落泪，一心正苦。

忽然见一个和尚走近前来，叫声：“善人，莫要动手，错杀了人家猪。这猪是禁家养的，你们的猪，被豹吓走在前林内。”屠户听了，看那猪，果然不是，乃放下案子。只见那远远林内，果有一猪藏躲，屠户去捉宰猪。和尚乃叫禁希妻子近前：“认你家主。”数珠子一颗，就变做了一粒舍利，叫声：“禁希快吞！”禁希忙吞下肚，依旧复了原身，扯着妻子，哭哭啼啼。和尚方才开口，说道：“作恶使心，反累己身，你知了么？”只这一句，如汤点雪，那禁希双膝跪地道：“小子知了。只是知却前边行过的恶，却不知

后边这些冤愆事。”和尚道：“你若知了，速改前边，凡有所行，思此好事。”禁希如梦方醒，正与和尚讲话，那妻子众人也都合掌礼拜和尚，叫：“请师父寒家献斋。”和尚辞道：“我岂图你斋吃的？只要你众善信行些善事。”

正才讲说，只见道人走近前来，看着和尚说道：“好和尚，我道人作恶人，你却做好人。”众人见了道人，怕他又行变驴法，也只得跪着说道：“我等再不敢为恶了。”和尚乃向道人说道：“师兄惩恶，小僧已知圣意，只是太苛过刻。”道人笑道：“师兄，你有所不知，此人在店肆中，我小道听他与那位道者讲的，都是心腹事。那位古道者，句句善言。这禁老者，句句恶语。所谓一句恶言，折尽平生之福；句句不善，便当轮回几劫恶道。方才只因师兄到此，多是怜他妻善。更且日相共饮的古直善人，我故显示惩戒他恶。叫他两劫恶因，变化畜类，一旦历过，他如速改前非，犹存人道，如再不悟，难复人身。”禁希与妻子只是磕头。那道人说罢，看着古直道：“人去留名，我今不说，你怎得知？”把拂尘一挥，腾空而去，飘下一纸简帖儿来。众人拾起看念，却是五言四句，说道：

吾名赛新园，曾达仙家路。

殷勤在世间，惩恶将迷度。

众人拾将起来，念了一遍，递与和尚。和尚笑道：“我已久知他来历，但欲彼此成就开度功德，故此不言。你等却也不知我的来历。我在百里之遥海潮庵住，今有祖师师徒在吾庵间，愿行演化本国，为此出来化斋，供作常住。听得禁家女善信一句弥陀，就知根因，必是善人动念，故此来救你。看那松林树下，道人又来了。”众人方才举目观看，和尚忽然不见。众人惊喜，称赞而去。

这禁希回到家中，整备素斋香烛，请了亲邻。洗心吃斋念佛，备了些盘费，找到海潮庵来。却遇着朔望之日，地方众善信在庵中参谒祖师。这禁希望见祖师跏趺坐在蒲团之上，众人跪拜于前，他也合掌拜跪，口中念佛。众善信纷纷求祖师开度，祖师半句也不答，只看着禁希道了一句，说道：“汝若悔了前修，那道人又来拿你去变。”吓的禁希只是磕头，答应再不敢。禁希拜了起身，方才去拜礼圣像，走看两庑，只见第十一尊阿罗尊者，趺坐执着数珠儿，宛似救他的僧人模样。他见了满心欢喜，只是跪在地下磕头。却好副师见了，道：“善信，你如何只在这位菩萨圣前磕头？”那禁希也不答，连连磕了无数。副师道：“磕头也不中用，趁早把菩萨的数珠子添补足了。”禁希听了副师这一句，便忙起看菩萨手内数珠，却散了线头，少了两颗。他便问副师：“老师父，这菩萨的数珠儿那里有？弟子情愿买两颗补上。”副师道：“在善信心上。”禁希笑道：“如何在我心上？”副师道：

“若不在你心上，如何得复人身？”禁希听得，自己忖道：“这圣僧果然通灵，说的话跷蹊古怪，俱不是那世上凡僧、浑帐和尚讲前人的糟粕，说没对证的空言。他句句都在我身上发明，可见作善也瞒不过他，作恶也欺不的他。”

按下禁希为恶之心，一旦豁然明白，归家改行修善不题。后人又说善恶报应不差，世若不信，只看世间：一般是五行生来，一个人有贫穷、富贵之不同，疲癃、喑哑之各别。那富的口饕梁肉，身着绫罗；贵的乌纱冠顶，金带垂腰；穷的身无完衣；贫的家无半粟。还有一等残疾，可怜他目从胎瞽，那知世上青红蓝白？耳自幼聋，不辨声音话语。更有喑哑的，说不出心间情苦这种根因。因成七言四句，说道：

五行都是一般具，富贵贫穷各自遇。

要知今世这根因，总是前生善恶趣。

话说禁希生平作为不善，以致道人惩戒他，却得了其妻修善，叫了一声“佛爷爷”，他这至诚感动菩萨，便有神僧救解。这十一位尊者显化，默度脱阴功，却又试副师道行，乃于副师入定，忽然显一神通，在那正殿上，端然趺坐，叫一个焚香侍者，唤了副师到面前，说道：“道副弟子，还了我两颗数珠子来。此非数珠，乃我舍利。”道副答道：“尊者自行方便，开度下愚，用去数珠，非干弟子之过。”尊者道：“彼已举意，问何处可买补数，汝却指说在心。他无处觅心，便未曾补。禁希既去，此珠当为汝还。”道副答道：“容弟子觅补。”尊者笑道：“珠可补，舍利难得。”道副道：“人各有舍利，弟子当自补也。”尊者笑道：“吾以慈悲度世，虽尽舍一百单八之珠，不求人补，但只愿人知今世之受，乃前生之因，不昧了今生之作，以明后世之受。”

道副听了说道：“即如尊者之言，弟子正欲人知，无奈知道的少。这前生作过，后世湮迷，哀此湮迷，他怎知觉？”尊者乃令侍者捧了一函，付副师道：“此函乃智慧宝卷，汝若欲知人前后之因，当于静定之余，默然以会。”副师道：“师弟总持，闻有仙官授以册籍，莫非即是此卷？”尊者道：“彼乃诛心之册，惩戒现在者，此卷乃过去录。尚有未来录，容当查付汝道育师弟。总是注人三世善恶根因，汝等合当信受。”说罢，副师出静，天已黎明，沐浴上殿，参礼圣像，稽首阿罗圣前。早有善信众等到来，这众人纷纷讲说，圆陀村有个变驴的怪事，被和尚救解。也有信的，口念弥陀，说道：“眼见的地狱。”也有不信的，说道：“一个活人，如何青天白日变驴子？”一个说道：“闻知骂了道人，想是道人作的障眼法。”一个说道：“闻知他妻行善，感动神僧救解。”

只见舒氏乡尊同着几个朋友也在座中，说道：“此事当信，却也可畏。

常想这畜牲道，前世岂无个根因？便是你我在坐的，却也不等，岂无个前生今世的果报？我老夫从善，也知是五世为人，今世叨冒这一步，却也不易来的。”众人听的惊异起来，便求乡尊讲说。乡尊道：“说便说了，只恐这道理不可漏泄。”道副听了，便说道：“老乡尊果然是五世为人修积善果而来，小僧已知。却不知乡尊记的可切？但说无碍，小僧还有个后世报与乡尊。”

舒氏老听见许他个后世根因，便欣然说出，说道：

“一世为人是猎户，只因家世传门路。

鸱鹰捉的是飞禽，韩卢搏的是蹇兔。

一朝赶得两雉鸡，雌雄两个相哀护。

我因叹此羽毛虫，弃了这猎寻别务。

“我想生前做猎户，终日伤害生灵，也只度得日子，没来由自己当杀生之罪，寻了钱钞，养活别人，乃弃了祖业门户，去担柴为生。天赐山中得了些横财，遂成了家业，有子有孙，老得其终。却道：

二世为人是客商，贩梨贩蒜贩生姜。

东处买姜三五担，西乡买蒜几缸舱。

只因姜蒜分荤素，我恐持斋被破伤。

嗣后改却荤生意，经营百倍利家昌。

“那时只因动了个荤素不可同舱，恐卖与吃斋的，破了他戒，冥间说我这一点善心，就查个官贵之家，与我脱胎换骨。却遇着一个查勘的司主，说我前世伐柴，拾了横财不曾还了，伤了这些天理，便脱生了个官贵之家，只做了个清高才子。我想：

三世为人是才子，青灯翠幕攻书史。

不逞富贵恃才华，守分功名惜行止。

尽却人伦和六亲，谦光不偁乡邻齿。

五男二女极贤良，九十三春方已矣。

“虽然生于富贵之家，未得伸了才子之志，冥司说我固无罪业，却无功德。忽然一个圣僧到来，与冥司说个方便。我那时心里惊疑，说：‘何处长老，曾无相识，来讲甚方便。’听那长老说道：‘可怜这才子志念未伸，空抱着豪迈之气。况且贤良方正，与他转个威风赫耀的人中去做罢。’乃承他方便，他说我生前到僧寺尊敬三宝，故此方便。冥司听信，遂将我：

四世为人生世胄，阀阅簪缨传世旧。

壮年皋比坐拥金，一呼百诺随吾后。

果然八面有威风，但我存心多仁厚。

戈戟虽陈不杀人，到处安民全老幼。

“只因这点儿心肠，那时到处称我为仁，将功勒旂常，名垂竹帛，老终正寝，因此尚记得这五世。”

却是何说，下回自晓。

第五十四回

高尚志逃名不仕 道副师见貌知心

“今我这生，却乃五世。只因我前三世才子志念未伸，这一世还与遂了前愿也。只因我生出娘胎，未迷真性，自垂髫以至今日，忠孝廉节时刻不忘。叨冒这一步，也曾立朝纲，忠国主；也曾居民上，为大吏。今日高尚林间，不愧身后，志愿足矣。只是有继书香之子，尚未有传苕源之孙。家无余产，徒有一经。师兄，你方才说有个后世根因，我老拙但知前五世，却不知后一世，乞明指教。倘有生前过恶，也便忏悔省改。”

副师道：“老乡尊世世为人未迷正觉。所以不迷者，善根清净，真灵不昧。若是恶缘，便入昏愚，昨日今朝尚然忘记，况生前劫后，怎能洞晓？”

舒乡尊点首道：“正是不差。只是师兄说知我后世，我后世却如何光景？”

副师道：“天机不可预泄。小僧有一册智慧宝卷，却著着乡尊后世，看来原是今世所作。此宝卷小僧知，只可乡尊自知，他人不可与知见的。”

乡尊大喜，即求宝卷一看。副师乃说道：“乡尊欲要卷看，当俯伏圣像前，自然得见。”乡尊依言，便俯伏在佛前，忽然睡去，似梦非梦。只见殿傍一个侍香沙弥，手捧着一卷文册。乡尊求看，那沙弥即递与展开，见前边注载，不说千劫，总是有生人，便有生生历世，气脉传来，何尝断绝。乡尊见了，叹道：“是呀，想我此身，不是开辟来就有，没理从空桑处生来。”

只见前边一世一世尽销去了，后边一世却随着今世。这今世卷中，开载善功一件，便著在下边，后世应得何福。恶事一件，也著在下边，后世应得何报。乡尊便查他善功，却也甚多。如一件忠国，应有荫子荣后之福；孝亲，应有延年享禄之福；廉节，应有家世清白之福；贵不矜骄，应有康泰之福；尊不凌里，应有和平之福。注载甚多，不能悉记。生前无亏，身后克备。却查他恶籍，仅有两条：一条注着为清吏执法太刻，民命攸关；一条注着为特杀过害生灵，徒恣口腹。底下著着应得苕源未续，难证仙佛之宗。乡尊看到此处，那沙弥即掩其卷，说道：“后皆是应得报的卷宗，乡尊岁月尚长，善恶未见，莫要看也。”